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施華

水心集卷二十六

宋 葉適 撰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

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太宗皇帝六世孫曽祖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繇王始追封懷王謚曰榮穆祖南

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謚恭憲父士圜為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天寧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京者一潭州者皆食其禄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之封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更負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轉從浙東閫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

手自寫讀晝夜學不去曹夫人間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若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懦不事公為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為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金亮畔盟有閬公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面殆過正稅公誠言

于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别之者卒傳相怨而永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應舉赴集必待齊國以行未嘗違溫凊時靖州守貳交劾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倅不足詗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

公慈悲夫人勸善云劉珙預政事權知公欲用為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爾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歛去苛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温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相為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畨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䕫州歲寄糴和糴軍粮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為姦而鹽不可得公令鬻

鹽糴菊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絶鬬毆夜不閉戶治唐韋處厚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為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遏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令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

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攝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其最負未幾告羡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廼出錢市羡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錢而鹽貴大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

歲暮抵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而民餓死矣即日借瀘南五萬緡遣迎吏留瀘州江安南溪等為糴既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自糶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祠下籠石蛇瀾江為巨堰吏盜傭而堰不足以待水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分三策民業

耕者田主借貸之逰手末作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為粥飯養之嫂流米氏吝糴邑民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黥盜米者十餘人他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别田在二江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㦖惻嚴信州縣推心奉承民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乾道九年黎州青羌奴兒結反知州事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餉故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公曰

蜀饑未能自哺不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而益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為業一日盜寳塞良馬十一匹鬻於官守將不與直故叛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攉黎州王肪賂奴兒結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使還公攝事三日吐蕃首酋夢東畜列數千人越大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歙設于大慈寺是日公月

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震以飛
山軍强弩一千益以卭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戒曰堅
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兵五百人
戍卭州為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獲一吐蕃者
賞十縑殺獲者賞二縑於是卭部川首領崖機會黎州
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夢東畜列之首來
獻盡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時熟户蕃嘉州虛恨
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

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竝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朗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使曰承受奏請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為罷之

有內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岀矣不復見敵李佾元顔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敵賔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賔從見敵使敵使副不為禮至是敵三節入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玉律園宴射伴射者及敵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歡動敵益畏服時旣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寛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宫學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視太學校定法

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
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千人多至通顯所論天
下事尤多焉歲大旱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
情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撿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
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於御座之
右上為悚然與可之上既喜公言切詣通進司凡公實
封文字其亟進入公自為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上或貽
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訊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援

唐以蘭陵公主園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藁百餘篇多者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前為壽上令公滿酌飲之釂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

常曰人患不知爾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卑樸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槩衣迎客客亦不知為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為無益

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月
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户部不俟歲
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法臨終
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蠆有毒狼子野心蓋指時事
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至是官
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户至千二百詔贈開府儀同
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臨安府餘
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氏太常少卿之女封

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郎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行主管機宜文字善下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讜汝訓國子進士汝諿汝詁汝訹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為宋中興聖德頌

刻諸崖石楚蜀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葉某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黄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黄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内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羣臣於三宫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争論上每爲順聽一時

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曹遇萬一遽至顯用為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為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為天不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奮立寒苦為鄉先生天質疎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為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

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詒無窮之哀𡨋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輒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𦒿奈何寀相聞之予若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為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

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為賴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為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田曲保榮利亦不顧其子為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

賻舉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
且翁父子既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為時所痛惜
如此令子由欲求先人之存詒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
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畍瑞吳郡人世農家未
有仕者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
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蚤成後生
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其薦第有名
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為黃先生取士

爾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卧自若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為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持奏者有不喜曰少戇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辟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罏下治之適謹諸司更薦

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三子子由長廸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廸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女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貿丁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

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已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為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粮葉某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秀㨗字廷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學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粮料院遷勅令所删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换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為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儆古以便令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誚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駡

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劒猶坐前謾不行知沅州猺人屢入城邑闗通博買無忌至濫惡抵負而睚眦讐刼之禍移於平民謂之凖把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廵防監視訖事各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廵防與猺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髙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風漂雨淫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石備樓櫓以明永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為言科甲可喜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

皆薦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就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林巖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一合水紺緑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瑟益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為梅林沙窩存着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决遷之易守禦使儲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建昌兩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

之限為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服以公斷為法初公至郡諜報敵主祈太清宫且窺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為動但遣承局趣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公之在光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敖貯米如令軍校死必募善弓馬事藝補之光有司馬公祠雜草為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

三河復胡昉故跡剗車蒺藜火藥傅鏃右韇左鞬嗅地
望塵廢闕遺隘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
公為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冲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
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禄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
二日平旦盥洗索當食食既視瞻炯然家人抃呼曰起
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國
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人潘氏封令
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舶司幹官先卒曰喜儒林

郎新監行在點撿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炳從事郎
歐寧縣丞曰燿廸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熚承奉郎女
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廸功郎泉州録
叅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垠曰墉方以公致仕
官之曰墐曰埏曰圯登仕郎曰埍曰堪曰圻曰塏曰埈
曰坡曰增曰塡曰坱孫女嫁承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
郎鮑㷀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㓜也公志慮精密前後
謀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

州縣受納盤量常欲今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較彼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不得免今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又請内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閒慢人已言者寧複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也至言陛下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敎甚無謂敵今日打獵明日

廵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翊孝宗終不肯取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悵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為事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横與同卧起休沐不使踰户恨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日

謚議

故昭度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

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為富貴况溺而能退遜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恥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窶士救民之疾苦如饑渴行惠利之政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為小

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己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天子特賜之

謚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伏節敢言之臣所以示

為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葢元符之末建

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

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

為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

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繇其身志清王道

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

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尚熾

雅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為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為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為公戚哉謹按謚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黄端明謚簡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能

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為其大者而已及觀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為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黄公之狀言公儼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言嘗笑人以為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餘矣益謹敬不頹墮後

生来見者禮對如大賔教語必以孝弟忠信至其甍也
益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
死後賀敵生辰還言敵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
前使還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不為動自是三四年每
進見未嘗不論邊事敵果以欽宗来訃出不遜語公獨
請即發喪决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敵在江菊朝臣
爭挈家逃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
適耶比敵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敵後

請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寢范成大使北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問無以盡人心且使敵人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畧於繩撿之外者豈非其自善以為偉人名士之所為

哉其循守甲論棄忘大讐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懦無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狀又言公為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為國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宰相率達官書佛經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敬淡而久收死卹貧繼絶葢公既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斤然之守

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惷㒸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焉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為監當而抗直之

聲震於天下矣及斡里雅布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敵以退卻然其留劄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為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録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辭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

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敵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讐耻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疏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覬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

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讋懾敵而畀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讋懾敵畀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密而謂公為畧而疎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鋭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禄甘為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狥國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

夫是非毁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始意者心之發也黄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衍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聞善之意而疑巳以不明自欺也有為高之心而畏巳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狥乎道自欺也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椽題棟楹蔚然千章被冒涧谷受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既出之行

既實之久且不偨我則畢之雞鳴必旦鶴鳴必雨其象
則然孰敢余侮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求真匪誠惟
欺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
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衆
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囷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

司之勿抑勿放勿趣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孰妄為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夷甚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為銘銘曰

地稱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以

光其後為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垂憲
未知之也役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益既知之也博
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强其志不弱其質明於義
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力熟則變黠
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奇羨故始終俱有考窮達皆可
願也有簡娩娩有竹雅雅睦山之下尚啟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獻可為其友周懿求銘省齋凡五年始克

銘之銘曰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為請予悟何晚我言已遲相彼四體惻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為昏迷苟非忠信奚以學為震霆洪鐘有待而發綿綿增陰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没專已忘人人道幾絶推已盡人已則多闕斧柯可用毫釐可别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卭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為銘銘曰

人之睎聖資益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夫時我材甚富我年孔當揺彼雋轍鮮為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兹是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憂何懼既見其易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為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遐邇式昭亹亹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齊以代齊血氣役身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惰懐我良朋天與至淳未壯已修既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可慕可愕勤於為善滃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踈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穫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阡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美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官其飲同壺其飯同盂其衣複單椸桁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一本同生疎戚髙討有蔚松阡菡萏聯祥一二未已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乖祉福大來

鐘銘

不律不吕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為音悲爾含生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彦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致禍猶積衰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祗畏敢為獨行庶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臂膝不利詘伸悼沉痺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顧虞陰譴有暴天行從仕乖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況方勤於朴斲曾罔筮於日時有一於兹足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羣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

於微誠盡蠲除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揮攘何害誓堅晚節以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泰負心未報謂逃死後之愆尤敢再罄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顧伏念臣先臣某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以窮祈求無術賴上倉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龎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悃誠

已分存沒重哀既往之䰟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為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私譊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罰

同前

釁深喪考莫伸究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恨收哭踊以自遡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切秉彝覆譊嚴訓粗供其子職庶少款於天年夫何朝露之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縣孝行之虧違厚地難容顧形骸

之隕墜神靈何往追慕疇依又念當痛革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醮謝具準科文排歷九關艱難萬死推此内哀之瀆敢干清禁之嚴庶幾昭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之慈無施於亡考而几筵之奉期冀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敎許追亡尚有自拔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懐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細大

可考豈不酬償於晚節胡為殞落於中年遺骨空存先靈何往恍尋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儻舊宇安棲乞長為孤露之託如煩究上訴幸曲垂矜度之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臣等精斷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亡子在徒想音容祝孝𤨏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妣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覬於超升乞下招其離

散獲留家守長奉昏晨詔許降衷便肉既枯之骨恩垂
復性益歆未泯之魂

謝恩青詞

失毋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令
人高氏幻身雖謝靈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感格
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乗化橋
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横何啻再三之覯烝嘗
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高氏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悵戀宜一真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有愬陳梵設虔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羣品彌满覆載函葢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逍遥莫非淨土哀憐擁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勝摧踴顛越之

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范侯夢寐猶通德廕所專威靈甚廣積有傾扶之陋未加修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突兀山林之上丹漆既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徧禱隨請輒應多稼常豐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雖知

舉事之難粒米兼金盡報已施之澤佇成大厦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根脚不牢未為坦道睠茲浦口實係要塗尚賒甃砌之功難免顛隮之患欲向這裏做些方便須是䭾家發大慈悲捐廩傾囊眼界中祇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長劫不壞

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撞頭磕腦

修甘泉井

定襄有聞古禪之迹尚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一勺匪多萬家俱汲豈以洌寒之食忽貽敝漏之羞衆力所趨甃工肅戒既平無咎勿幕大成

蘄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為政者所以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不敢不勉

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為思盡此心庶

幾昭荅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蘄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潤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原隰酣麗暘曬蕘穗槩平釜鍾囷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赴急者神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道所尚先禱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祈雪文

淳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為患今冬温暖已甚楮有不穿之裘儺臘將至而近郊未見白焉民又以疫癘告矣揆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翕合凍凝飄舞積聚在瞬息之間爾敢再拜以蘄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粲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屢瞻漸重雲

之晡起霰巳下兮還止陰巳交而似霽越庚寅之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差莪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抽寒日之闗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肸蠁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節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寫以詞而來旣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萬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

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被使兵食寄地丹陽惟神黙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為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尚三四頎然塊中插者行死湫潭十餘騈迎疊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

苗蔚以青河滿畬痕船高槳輕我昔建康王荅如響令將誰依鑒我勿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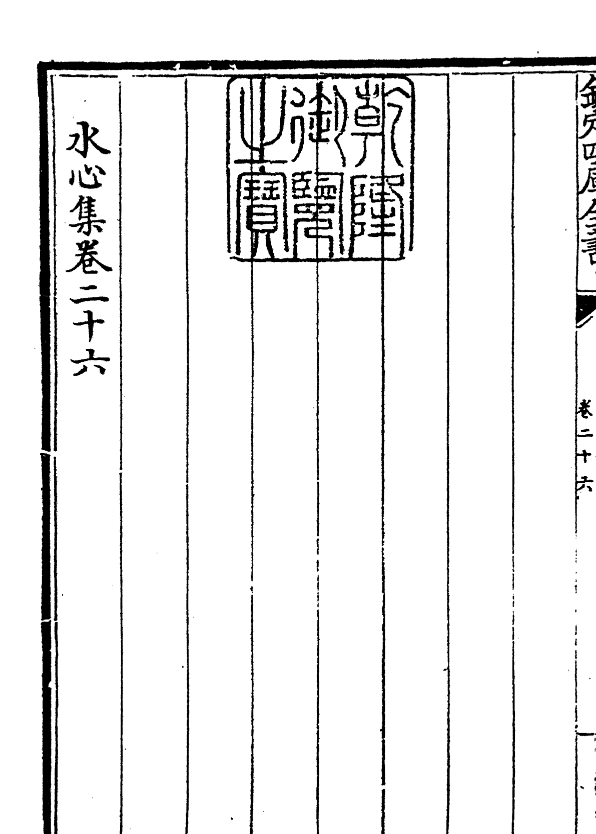
祠山謝雨文

廼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耘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撍牲挈壺敬謝明德伊苗有稺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遲之廼初七之夕

大雨驟至始於四方吹臺有失霧氣蓊鬱既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霈爲巨霪積爲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此方永永依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集卷二十六

水心集卷二十七

宋 葉適 撰

書

與趙丞相書

某皇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閤下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某繇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啓陳謝而不敢叙道其感戴之私甫還

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縉紳羣士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為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輙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絶之罪蓋相公之經緯密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為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

所以輙疎遠自外於門下者直欲自明其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吐露情欵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以疎遠自外為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甚矣欲强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其志而才能不踰於中人顧嘗怛然而内恐望古人而不可復及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達海内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公之重例令審察而使若某者遽在陛摧之數相公

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悚仄不能出聲氣盖前日之忝竊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勤幕職嘗試吏事而遂躐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喪失名義而他日之法令事功疎拙曠廢將有面牆之羞以辜朝廷器使之意而況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書之閒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之於用則必有迂濶不通之譏二者揆之於私無一而可此某所以欲行

而不敢也其又復思念史公採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為眞可舉主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必以為真可察而其幕僚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為學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為冐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為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冐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宜不憚於敷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

申省而又以其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寖涼伏乞爲國自重

上西府書

某甌粤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濶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敎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

掊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其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觀盛德位尊責厚愛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其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

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其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畧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其閳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収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等未立及鄧禹納說則収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侔西京其後昭烈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為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

合從曹操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為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内不失為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収三代揖遜服人之獲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實難自唐末

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懈賜金自詘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犯樂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為仁義之勲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髙雖號桀黠計其强武曾何足以方冐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

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衂天子為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為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為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𡚁以及靖

康之憂女眞小國棄鞢羯踰易水長驅勾吴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郛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况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大雅之廢嘻笑詣謔以為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為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强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

之忠而樂簡策之諛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强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而已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詞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聲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藉圭璧者必以綈必入巨賈之肆莫能名其器而惟衒其美則萬金之直

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邈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甚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以從時舉縫掖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為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為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臣不能將順

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為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為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蝨賊之不除螟螣之蓄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從而治之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収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闢和同

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陸之帥厚集荊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略在是矣

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盖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

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
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忠近
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為之時蕭曹
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為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
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
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
於公卿大臣為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為悅而以利言者
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

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為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畢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民為主

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小大故所成就有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以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緩則專利於巳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為身之用舍無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為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社稷者尚安能之今夫利有

便於民而決為之計有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興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不變者凡皆以為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干君之所忌嬰禍之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興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

其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其發而不中而為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流蓋患是也夫躡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大議論之閎遠脫身亳宋中間越草棘來見天子為諫官時值朝廷有大廢置立殿陛上語移數刻奄人侍官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屏居田野一室蕭然不

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詞慷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
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
以為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
此某一生多難學為世嗤誓將去甌閩之上鑿井築室
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事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
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
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
言豈崗之炎碔砆皆燼則所謂良玉者可不深藏而自

愛乎昨舟行過秀州瞻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自重

與黄巖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領来教慰喜不可言也冬〻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履萬福僕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覔福倅其有此說渠

不以為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創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黄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静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頽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為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

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即報矣或因此得早来吴中豈非幸會改習尚書甚好取人差寛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於前時所謂久之無間然者外間之説是誠如此然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生當此艱難百羅内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爇略盡尤可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灾變頻復擾冗未能別有所言

頃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會萬象先矣恐未易集柰何

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與吕丈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簽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便

弗獲嗣遣實勞詹問仲夏届時伏惟𪊲挍雍容神相萬

福某授徒僧舍凡百麤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然亦務

索居也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見天

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接報赦益用力其

間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平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顒俟同志林百順依君舉兄為學志況頗堅平時頗叩門牆而不可得想今已獲趨拜當蒙與進也末繇親承臨風耿耿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别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来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遇於黄巖說足下决以此月

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恨

昨日里人来知尚困循未果行始在韓丈時屢聞少望

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

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奈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為

此等絶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惟惟切計諸公

已有為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

忠學内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

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以

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為足下言不可出之
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閑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
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鋒鏑竟其死而不知倦
然猶有不閑閑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
盡平時揀求美便斥棄酸醎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狥
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
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荊襄江淮土俗嗜好
不同東浙即不幸一日有饑寒勞苦之間風雨霧露之

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為之柰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為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摟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僕之者焉故為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籥之書老氏道德言以

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答少詹書

其雖薄多難自少麤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為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為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為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盡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

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朋友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為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朋友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為經常以不遜為坦蕩以窺測隱度為義理以見人隱伏為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為通透以多所疑忌為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

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沓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勗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宰也則憂患急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已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甚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通貴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

領貺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為學自愛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間皆為之傳說蓋自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棄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楷可法而淵明蘇州縱極力倣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

趣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研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繇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家真為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趙蹈中筆力浩大能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不待琱琢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力有今日第其間尚有短乏未堅等滓垢未明淨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逮琱刻把持者矣竊須審詳當使

内外兩進未可内外兩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絶好者十居三四爾蘇州屆面多却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吴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頴異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賤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兼諭道學名實真偽

之說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来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
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
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
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為正
後之名實偽真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
見臨尚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饑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嗜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齊八珍祈懇而後進勉强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隳壞遺風不接繇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内名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當國

家之用者宜不為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
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沉淪既得外
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况
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復貽頽年永絶榮進者乎每一
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渇
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愽選亟用以為
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
等見聞所親不相為比所愛不相為私疎以公相信遠

以義相招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六人為國得才
不專幕府而蒼納之裴伯為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籍
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其等濫膺朝列叨竊禄
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裨補萬一不勝慚愧
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冐眛以聞伏候採擇
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焕王
謙豐誼章頴陳損之鄭伯英黄艾王叔簡馬大同吕
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

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吴镒項安世劉爚舒璘林鼐

袁𡩋廖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退為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宬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絶識文行兼茂外示淳樸及與之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為考官排沮孝

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内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為近世科目淹久無如宬者而宬廉靖自樂不競不緑年踰五十絶意仕進蕭然一壓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宬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冲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勅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廉靖處士

啓

賀葉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獨當眷貴之厚臣
工是式庶幾觀聽之新伏惟慶慰國家若稽治本灼見
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關用舍之際三傑未臣於高帝
秦項方爭十夫既翼於成王商奄斯剪雖異世每煩於
興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
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强霸之勳蓋上之相信無枘鑿
之乖故已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罔間以儒陋之學功
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真人勃興昌運亟更元宰畀房

杜而不庸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煩亂之中有如踴躍功名之會動中事幾體坤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適樊子男之服入均卿士之尊漕輸江淮屏翰吳楚擢叅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掌貳之隆政府歷東西之峻未能獨任容有累於設施命以仔肩固顯示於德行方今内康四海外揔六師劉晏得君財茍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欽聞卓異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某衰殘自

屏欣幸茲深外合縉紳之公言內慰鈞陶之私願不腆
綴謄之敬莫伸庭著之儀怩喜兼懷敷陳奚既

賀龔參政

伏審獨申上吉祭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尋
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歡慰切覩賢俊之所立無
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身於上
穿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俾民與被
其澤自期甚厚成效罕聞時益變遷既乖所學之素事

乃叢委或違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黽勉積禄沉酣奉身功名之垂逝云邈矣社稷之固將何諉焉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剝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其官德博而道大體備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勤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楚聲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别忠邪多舉訓詞旁招俊乂

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之餘必將拓土開疆復版籍於祖宗之故竚超鼎鉉大布甄衡某頃忝御史之僚老領偏郡之乏茫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尚冀黎民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本德方亨水行未殄伏乞為時自壽少慰羣情

謝宰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為異等下有慚於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而論

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車服肆頒國家始賴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為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問防隄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嘆驚鄉

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聞謂何況如其者少經歷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悔尤未盡祿仕為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農役之賤復無田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却顧不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為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繇此盖伏遇某官蹈履中庸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康寧之基忠厚成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減造在廷以為篤意於舉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其

不敢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豈伊勳庸可踐軌躅尚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趙運使

文字為官已逾望始邦邑至重互忝命書稽參功緒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蒙計使式厚民生伏念某自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禄本場屋之空文誤薦虛名覽周秦之藏史未嘗試吏自請便親假榮渥之若斯蓋超踰而已甚然而州處甸官之外地當甌粵之窮取金於山

嗟鏞鏷之既隱食鹽於海嘆滋味之不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葢伏遇某官身爲權量道竟盈虛益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眷六飛行幸之所而供億兆利用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而食常寡是用廢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懦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刺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之有

上芮提刑

外君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緊時上臣姑顧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秘之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師邈為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為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身惟義為質弟兄師

保俱為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興以與民豈惟伏念於因韋蓋嘗教誨其官屬有所庸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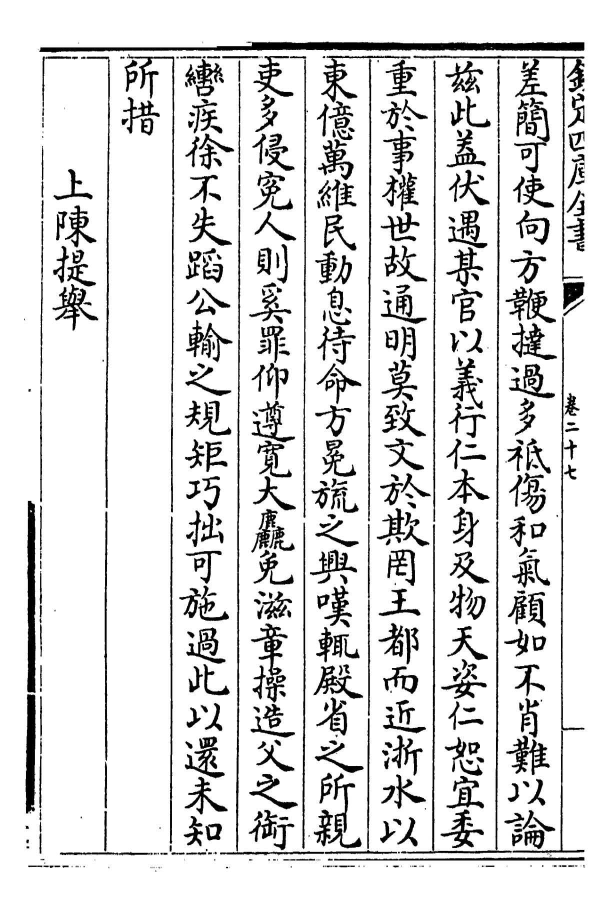
載涓良日祗合左符受要會於司存上起居於大府顧憂忝冒有愧趍承伏念某學朴而無奇行訏而遺俗圖

書之館猶或採其虚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據乃眷
古括為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漬已久山川風雲夷險不
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淳而寡訟哀此淳篤稍寛喣轡
庶幾從容有補萬一此葢伏遇甚官逢世以泰保能以
謙先王勤勞固已載之彞鼎後嗣賢業兹益大其烝嘗
為帝信臣鎮國東屏奎文寶訓侍天日之粹容錫盾琱
戈增郊畿之重勢豈惟寵極而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
易成矧是屬城有不成德葢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室

之卿所見者遠敎其不逮恃以自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頒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事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焉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



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兹此蓋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維民動息待命方冕旒之興嘆輒殿省之所親吏多侵究人則奚罪仰遵寬大麤免滋章操造父之銜轡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賤不獲辭惟日之良上
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禀遲鈍之資筮仕之
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
及兹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金鐵所藏有
山脉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海潮枯竭之餘分財於鄰
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盖伏
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吕既調元氣
無私草木自遂自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

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葢京邑之為恩振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濶略簡書非務出其不測況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僉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董熊士虎臣之用智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詭以勲庸亦或

邀功而生事繄上抜舉係時翕張博觀前世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俊使知秉義而養威擢於屢試之餘欲其更變而明審望實既著姦宄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謀允文而奮於武兼兹二任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寄安危之大朞官易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寛廉赤壁黄琮上禋穹昊豫章文梓表立明堂庭爭犯顔凛純忠之外著燕居若怯蘊沈勇之内昭赤心佐主華髮在服甄才冢宰九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

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下士論已傾謂當彙進之時匪特遞遷之舊宜更新於百度以震懾於四裔某比接周行嘗陪末議忽聞超序倍切忻愉蓋神兵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式欽奇略自慰頽齡

與交代啓

講學丘園居昧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敦展事之先在疲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器質方雅才識敏明恢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宜膺專任快

剖決以無留尚俾屬人豈佪翔而有命既屢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祁發迹自兹亨途何遠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玷策名叨被近除非官序之當得俯將就職量分義以自愸智者之後利于因循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告願勿棄於疎庸方戒寒凝倍綏德履

代人上書附

某投迹山林居閒歲久今者祠禄滿罷又當造朝方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易觀

聽庶幾成效少補萬分而其昔者盛年志銳喜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已自疑輒布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閫奥之内則不足深論惟其牆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營則内外俱喪其或經畫稍定防變既周内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讐敵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大其說以為奇於凡近者

則亦苛碎其詞以為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牆頹圮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為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隴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指武關擣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間刺招熟户納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

索惟恐不精若此者其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豫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論抗顔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税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煑海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晝遍及内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其以爲若此者皆閭奥之内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其大槩惟在弔

民區區之談謗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牆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牆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為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遣廬楊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間貴人子弟因緣請託遂為饋遺脯醢

之地不惟措置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隳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牆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故逆亮驟来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屢議勸耕固甞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厚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有增税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窖穀倉廪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皆有

成效今但止於閒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犂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求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為常人之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為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為修畫參考古今選擇能臣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

貴令脉理貫通士馬防戍招懐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初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客寄其地勢力孤弱心志暌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滿十年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粗有成規隱然垣墻外禦穽寇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此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令見功成筭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

漫而無統也其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為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役慮矣雖然天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毋以瞽過辛甚

水心集卷二十七